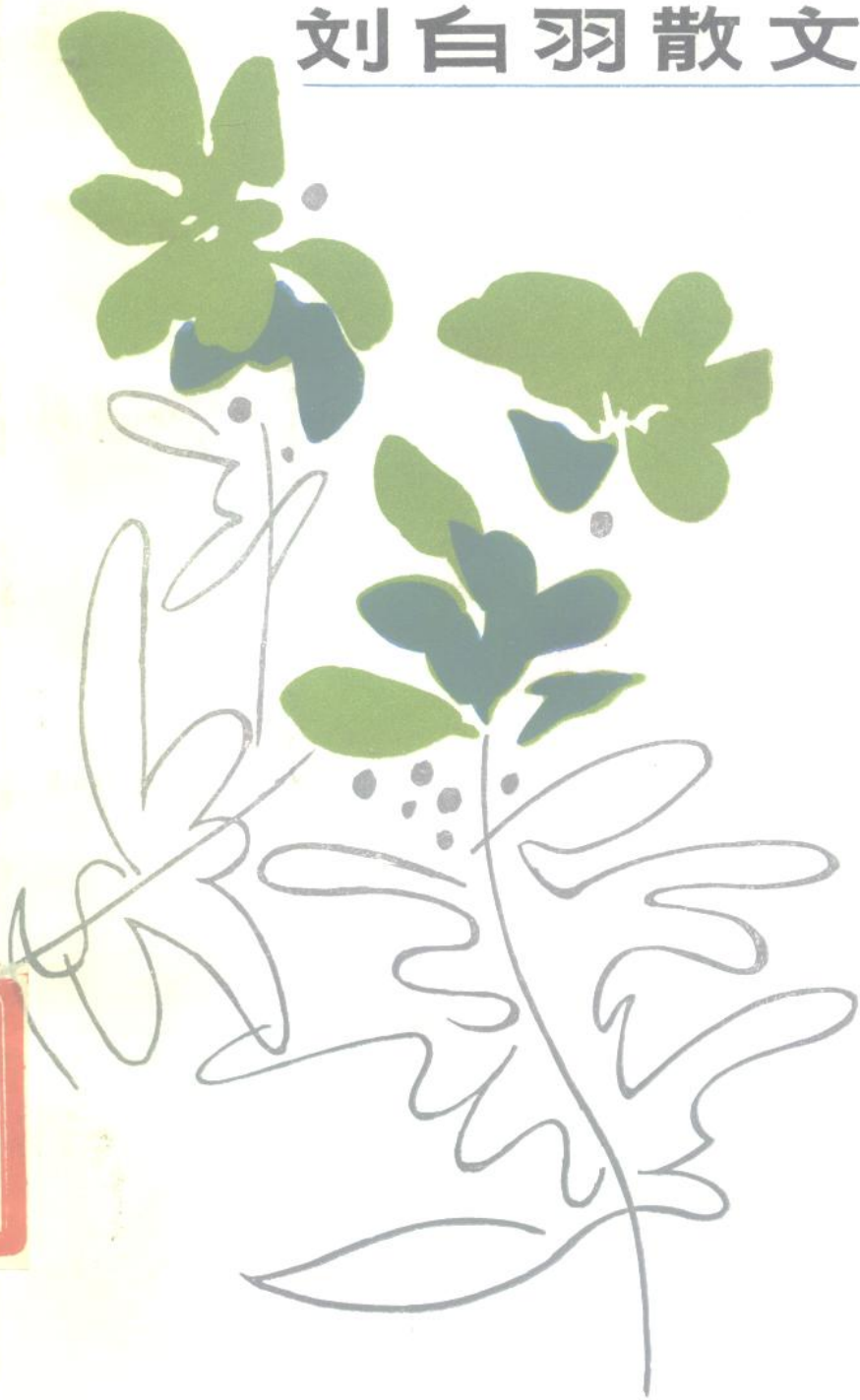


刘白羽散文选



刘白羽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责任编辑：季涤尘

封面设计：秦 龙

刘白羽散文选

Liubalyu Sanwen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3}{4}$ 插页 4

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2版

1984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01—86,500

书号 10019·2579

定价 1.15元

海峽風光

大海漲潮的時候，成了一個汪洋。過到整條河心去釣海魚。

整條河心山谷中。漲潮時，河水順着彎彎曲曲的海峽流進山谷，拐了彎心，落出一大片停滯，象湖一樣，人所管這叫葫蘆把，就在葫蘆把山下，人所管這叫平坦的一塊整田。這整個大山谷里，竟一地方滿木林和楊桃樹，綠茵茵的十分出神。一退潮，海水漲水非常急，既奔向大海，就喧嘩着，擁擠着，從一壑低處分路擠擠的不及出來。年久月久，在這

作者手迹

答读者问

——再版前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再版我的散文选，要我写个前言。正好，由于常常收到读者来信，要我谈谈散文，苦于无法一一奉覆，便趁此机会，就来信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跟散文爱好者谈谈心。

散文是心灵的歌。如果说，一篇散文真地留下作者的一双脚印、一声呐喊、一滴心血，那么，它总会留有那时代的光彩，那年月的心声，在人们心中就会唤起一种深切的感受。

这就是我在这本选集的第一版《前言》中所说的以下这段话的含意。

“从英雄的战争到沸腾的建设生活，我的心随同时代脉搏而跃动，我也就一直继续写下来。现在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只是我所写的一部分，不过从中还略微看得出中国血的战斗的一点历史脉络、火热建设的一点闪光。”

从这段话也可看出，我写散文也并没有什么大志气，不过随着历史长河的流进，记述一点胸怀而已。不过，散文这一文学样式，虽然不象小说凭借人物、情节构成一篇作品，但它却如一面镜子，一直把作者的心臆照得透彻清明。

有人问：散文必须写人物还是不一定写人物？其实，文学既是创造，每一篇必依据其创造主旨之需要，该写人物就写人物，不该写人物就不写人物。实际上，每篇散文都有个人物，那就是

作者自己。作者把整个心敞开来，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散文的妙处。比如，读《荷塘月色》，里面没有写个张三或李四，但你读完之后，不觉得朱自清的美的心境吗？至于古代散文如《秋声赋》、《赤壁赋》、《陈情表》，亦无不如是。拿柳宗元来说，《钴鉞潭西小丘记》就没有人物，《捕蛇者说》就有人物。我自己的散文，《日出》、《长江三日》就没有人物，《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就有人物。主要之点，是在散文中，作者要以情动人。一篇散文，不论长短，读了总要有那么一点拨动心弦的地方，动人美感，引人幽思。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散文与诗相近。中国文化艺术历史悠久，很多留芳千古之作，总由于它有一点创新独到之处，在人们心中留下深深痕迹，给文艺宝库增添绚烂光彩。散文之所以叫散文，就在于它不象诗词有格律音韵的限制，但有些论者，总要给它定一些规格，划一些框框，大可不必。

还有浓与淡的问题，也是如此。《离骚》的雄伟瑰丽是美的，《诗经》的淳厚质朴是美的，散文从唐宋八大家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有淡雅的，也有浓郁的。我看还是“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吧！问题的核心，是看这文章的灵魂美不美。我认为艺术的风格、特色，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要限死，就是同一作家，依其表现的内容不同，在手法上不一样，艺术效果也就不相同。朱自清的《背影》是淡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浓郁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色彩就没有艺术。因为大自然及人类生活是色彩纷繁的，艺术反映客观现实就不能没有色彩，色彩是构成形象的重要因素。就以石雕来说，好象没有色彩，但当我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欣赏米开朗基罗的《母爱》时，我悟到这种晶莹洁白的石雕的色彩，正透露出艺术的生命的光泽，给人以渗透心灵的美感，更不要说油画、水彩画了。在文学作

品里，果戈理的乌克兰之夜、屠格涅夫的俄罗斯风光是何等迷人，……美的形象，象一滴露珠，给朝阳照得那样光彩神奇，美妙夺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没有抽象的观念，所有的思想都是形象，所有的字儿都唤起色彩鲜明的形体。”

还有散文的长与短的问题。我觉得，散文要切忌冗长繁琐，力求简练精萃，这是散文的主旨。不过也不能削足适履，简单以长短为标尺来衡量散文。中国古代散文，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短的，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就是长的，至于更古远的《离骚》、《史记》则长短错落不一。“五四”以来的散文，鲁迅的《秋夜》、巴金的《红海日出》，确是精炼典范之作。但也不尽如此，如前面已经说过的《背影》是短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长的，至于郭沫若的《浪花七日》则更是长的了。冰心的散文是短小隽永的，而《寄小读者》却是一部长篇的散文。记不得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偶然读了国木田独步一篇散文《武藏野》，长而不觉得长，一口气读完，很美。从而我想起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马克·吐温的《赤道环游记》，更不要说卢梭的《忏悔录》，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我觉得我们当代新文学中还缺乏这一种样式的散文，好象我们还缺乏这样有魄力的散文家。当然，我这里绝无意提倡散文要写得长。不是，我以为只要形式与内容完美一致，可长则长，宜短必短。小溪有小溪之幽美，大海有大海之神魄，一朵花有一朵花之芳姿，大森林有大森林之苍莽。总之，散文必须精炼纯朴。至于上述各问题，我以为还是不拘一格，各极其致，方为上乘。

这样，我是不是艺术上的“折衷主义”，不偏不倚，无所主张呢？那倒不是。

我以为，文学艺术创作应该允许作家的想象与幻想的自由，

那么，在散文创作中更特别需要想象与幻想的翅膀自由翱翔，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百花齐放”。就是“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我以为贯彻这样的方针，散文才能繁荣昌盛，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说了风格、体裁、手法等问题后，我觉得散文最主要的是美，诗意，意境。

王国维是主张境界的。他在《人间词话》中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的关于三种境界之说，颇为人称道，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从一个作家创作经历讲，王国维确是道出了个中真谛。经过一番创造艰辛的作者，自可从中领略一二。但，王国维将诗人分为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按这种说法，小说家要生活，诗人不要生活，仿佛只要“不失其赤子之心”，性情愈真，就是好诗人。这一议论实令人不敢苟同。

在这关系到艺术根本的问题上，我是欣赏马子才的见解的。在我的《芳草集》序《天涯何处无芳草》一文中，曾引过他的话。在这里，不妨再多引一些：“子长（司马迁）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负之年，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之大观以

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今于其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游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渊，涵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嶷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曼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洗，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鸣，高帝之谩骂，龙跳虎跃，千兵万马，大弓长戟，交集而齐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观之，岂不信乎！”

我所以不惜篇幅摘抄此文，因为它是强调客观生活感受，而排斥闭门造车，这里涉及到一个美学的根本原则，从哲学上说，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存在的问题。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不仅小说家如此，诗人也不例外。散文在某种意义上接近小说，但我觉得似乎更接近诗。散文用以激发读者感情，给人以思想启迪的艺术力量，在于美、诗意、意境，而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对于有志于写作散文的人来说，马子才的议论，颇有参考价值（马文编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代文选》，那里有注释，易于理解）。

一个散文家最重要的是热爱生活。没有深深的爱，就写不出深深的美。只有热爱生活，才会观察生活，深入地开掘生活，然后，这些客观生活形象，方能触发作者的灵感，进入构思，这是

一个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作者丰富的想象，用自己的思想、情感，给客观事物以灵魂与神魄。散文最怕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应使人读了从中获得美感，诗意与深邃而优美的意境，才令人惊喜或惊叹，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哲理的启迪。意境美，需要作者对生活美有独到见地，并且艺术的表现出来，仿佛把隐蔽在生活中的美，一下豁然揭露出来，叫人意外地得到一种深切的领悟。这种美，就象温柔的春风吹动你的心底的涟漪，就象浩瀚的大海开阔你的胸襟，它使你陶醉，使你挚爱，使你感到一种说不出来，而又切切实实的美。当然，这还是意境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这种美唤起你一种沉思，使你得到鼓舞，得到启迪。从一株小草可以感到青春生命的勃勃生机，从一卷浪花可以引起奋勇进击的热望。这种从生活、从艺术中一闪而现的火花，通过散文的美的抒发，焕发人们的崇高的精神力量。

但，正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每个时代，每个作家，通过他不同的探索而达到不同的意境。古人论文，有所谓阳刚阴柔之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是一意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是一意境。我们是生在二十世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人，我们当然有我们所追求，所爱的意境。对于我来说，更贴近我心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请看：

“暴风雨！暴风雨快要爆发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的头上，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家叫了：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这是何等雄伟的心魄，达到何等深邃的意境。人们的审美

观，是随着人的生活变迁、思想变化而有所不同的。我年青时，曾为“细雨梨花深闭门”而陶醉过，后来，才感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美。但当我投身于革命洪流后，我所喜爱的是《海燕》、《鹰之歌》那种意境。其中道理，是我的生活处境变了，我的思想感情变了。只有当我冲过硝烟战火，闯过狂风暴雨，或亲身经历了生与死的勇猛搏斗之后，我才能写出长江砰然而下，一泻万里的神魄。有人要我谈一下写长江的那篇散文的意境，我的回答概括为六个字，就是：激流勇进之美。

有同志要我谈谈写散文的经验。我一直还在探索之中，没有什么经验好谈；如果要谈，有一点也许可供参考。我写一篇散文一般是酝酿很久的。最初是思绪万千，枝蔓繁复，往往如置身茫茫大雾。只有当我苦苦思索，深入，再深入，一下获得那样一种深深打动我心弦的意境时，我抓住“这一点”，才能豁然开朗、融会贯通。到这时，不论怎样神游万仞，心驰八方，得到提炼，达到单纯，这篇文章，才有了神骨，有了灵魂。当然，要把“这一点”艺术地表达出来，并非易事。回顾一下，我写的东西，还是所失多于所得，虽然苦苦经营，表现出来的，距离我所想表现的往往很远。

寄信、寄稿给我的同志，大多是对文学有热爱、有追求的，但往往不够成熟。因为光凭一股子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修养、功力。创作，有欢乐，也有苦恼。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是不会成功的。不要急于求成，急于发表。我写稿，除索稿甚急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是写完之后，总要在抽斗里压一段时间。因为刚刚写完，还处于创作的主观冲动中，不容易看出毛病；过一段时间再看，就比较客观，容易发现差误了。一篇稿子，一般从初稿到看校样，最少修改三至四遍，印发出来，还时时有一种难补的

遗憾。总之，创作要有生活的积累，修养的积累，创作实践的积累。这样就需勤于观察生活，勤于读书，勤于动笔。简而言之，就是多看，多读，多思，多写。只有有了丰富精美的形象，深刻入微的哲思，前人说：“胸中自有丘壑”，才能天马行空，落笔有神，达到上面所说的美的、诗的意境，作品才有思想的深度、艺术的深度。我在《文学青年》上写过一篇短文《天天动笔》，我劝人写日记，不是写流水帐式的，而是用形象的语言作一点描写，这就是练笔。比如，我写的《长江三日》，就是乘“江津号”轮船顺流而下，三天三夜，不断观察，不断记载，然后经过整理而成为一篇文章。当然，当时不仅客观主义地纪录下目睹的情景，而是即景生情，自己长期生活、斗争中，积蓄蕴藏的思想、感情，在目睹那激流澎湃的一刹那间，壮观的自然，强烈的激情，一触而发，情景交融，自己的热爱与深思，便象火石击出火花一样闪亮起来。只有客观记实，经过主观能动性的加工，再把客观现实表达出来，它比客观现实更高更美。

歌德在论画时，说过这样的话：

“记得我们在威尼斯时站在惕辛和维罗涅斯的作品前，立刻就感到这些画师的雄健精神，无论是在最初题材构思方面，还是在最后创作实践方面。他们的雄伟力量渗透到全幅画的每一部分。在欣赏时艺术家人格的这种雄伟的力量开扩了我们的心胸，把我们提升到从没有过的高度。”

歌德在论诗时，说过这样的话：

“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领，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捉住做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按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灌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

了。”

散文也一样。我们写作不容易达到歌德所说的境界，但要有这样一种追求。创作既是创造，我觉得关键在作者能不能从现实中把握美的意境，而后，把自己的生命灌注入客观现实，赋予客观现实以青春和光彩。我以为这是有志于散文创作的人要追求的根本之点。有雄伟的人格，才有雄伟的风格。作为一个作者要锤炼自己的真本领，正是通过人生的、艺术的、哲学的修养，造就自己成为一个有崇高品德、高尚精神的人。一个没有美的心灵的人，是唱不出美的心灵之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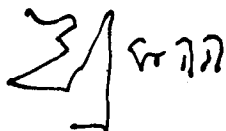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宏伟的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大时代里，生活中到处闪烁着美丽的火光，振响着英雄的呐喊。这是多么可爱的大时代呀！前不久，我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国热血在翻滚沸腾》的文章，是评介《在这片国土上》那篇报告文学的。里面讲到：“建设者在祖国大地上创造的奇迹，应该在文学上开放出灿烂的花朵。”“我流了眼泪，我获得充实。……我在若干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血写的书》，《在这片国土上》就是血写的书。我们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应该有英雄的文学。血是不会干枯的，它会深深渗入人们心中，在那儿开出希望的花朵，鲜明艳丽，馥郁芬芳。”

我衷心地盼望有志于写散文的同志，到四化建设第一线去，与人民结合，与时代拥抱，时代会净化我们的心灵，我们会抒发出时代的豪情。散文家们，弹起你们的弦琴，放声歌唱吧！

最后，我说几句与选集再版有关的话。

一，趁散文选集再版的机会，我对其中篇目作了调整，从选集初版后发表的散文中选出《昆仑山的太阳》、《罗马》、《翡冷翠》、《春雪》、《海峡风雷》等五篇增加在新的版本之内。

二，我写过几篇谈论散文的文章：《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漫谈游记写作》、《天涯何处无芳草》、《形象之花是不会枯萎的》附录于后，连同这次选集再版前言《答读者问》，可作为我对散文的意见，供读者参考。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irst character is a large '张' (Zhang), followed by '俊' (Ju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



作者近影

潘 贺 摄

目 录

答读者问	1
同 志	1
记左权同志	5
人民与战争	15
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	18
漂河口杂记	31
新社会的光芒	37
光明照耀着沈阳	44
北京的春天	51
横断中原	54
火炬映红了长江	67
在朝鲜的第一夜	71
热情的歌声没有停止	78
我们在审判	87
举国欢呼的时刻	96

从富拉尔基到齐齐哈尔	105
万炮震金门	121
英雄岛	125
日出	140
灯火	144
青春的闪光	151
写在太阳初升的时候	161
红玛瑙	179
长江三日	187
珍珠	196
樱花	207
金达莱	220
平明小札	234
怒海	254
昆仑山的太阳	261
罗马	279
翡冷翠	288
春雪	301
海峡风雷	304

附录:

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	311
漫谈游记写作	317